

中國佛教思想 資料選編

(全十冊，附索引)

石 峻 樓宇烈 方立天 許抗生 樂壽明 編

九

近 代 卷

中 華 書 局

中國佛教思想

資料選編

(全十冊，附索引)

石 峻 樓宇烈 方立天 許抗生 樂壽明 編

九

近 代 卷

中 華 書 局

目 錄

楊文會	1
一、十宗略說	2
二、佛法大旨	7
三、學佛淺說	8
四、金剛經四句偈說	9
五、藏經字體不可泥古說	9
六、鴉片說	10
七、觀未來	11
八、支那佛教振興策一	12
九、支那佛教振興策二	13
十、釋氏學堂內班課程芻議	14
十一、佛學研究會小引	14
十二、祇洹精舍開學記	15
十三、金陵本願寺東文學堂祝文	15
十四、般若波羅密多會演說	16
十五、南洋勸業會演說	18
十六、送日本得大上人之武林	19
十七、答釋德高質疑十八問	19
十八、與釋幻人書一	27
十九、與釋幻人書二附來書	28
二十、與鄭陶齋官廳書附來書	34

二十一、與夏穗卿曾佑書附來書	36
二十二、與桂伯華念祖書一附來書	37
〔附〕 歐陽漸：楊仁山居士傳	40
楊仁山居士事略	43
梁啟超	48
一、論佛教與羣治之關係	49
二、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學說(選錄)	56
三、余之死生觀	69
四、惟心	82
五、說無我	83
六、佛學時代	89
七、與梁令嫻等書(選錄)	104
八、清代學術概論(選錄)	106
楊 度	108
一、逍遙游辭並引	109
二、新續高僧傳序	112
三、我佛偈贈美國貝博士並序	115
四、菩提三偈序	117
五、楞嚴偈並序	120
六、輪回偈並序	121
七、唯識八偈序	121
八、除習偈序答畸道人	127
九、真如生滅偈序	133
十、佛法偈序	134
十一、江亭詞序	140
十二、六根偈序答妹莊	142

十三、新佛教論答梅光羲君·····	143
章炳麟·····	172
一、建立宗教論·····	173
二、人無我論·····	189
三、頻伽精舍校刊大藏經序·····	199
四、初步梵文典序·····	200
五、齊物論釋·····	202
六、荀漢微言(選錄)·····	264
七、自述學術次第(選錄)·····	266
印 光·····	268
一、淨土決疑論·····	268
二、宗教不宜混濫論·····	279
三、儒釋一貫序·····	284
四、復安徽萬安校長書·····	287
歐陽漸·····	288
一、佛法非宗教非哲學·····	289
〔附〕 王恩洋:佛法爲今時所必需·····	302
呂澂:佛法與世間·····	309
二、唯識抉擇談·····	314
三、內學序·····	320
四、與章行嚴書·····	322
五、今日之佛法研究·····	326
六、辨方便與僧制·····	329
七、辨虛妄分別·····	335
八、答熊子真書·····	337
九、辨二諦三性·····	339

十、辨唯識法相·····	344
十一、孔佛概論之概論·····	347
十二、覆蒙文通書·····	351
〔附〕 呂澂：親教師歐陽先生事略 ·····	354
太 虛·····	358
一、破神執論·····	359
二、新舊問題的根本解決·····	377
三、中華民國國民道德與佛教·····	382
四、唯物科學與唯識宗學·····	384
五、近代人生觀的評判·····	389
六、以佛法批評社會主義·····	400
七、竟無居士學說質疑·····	404
八、緣起性空之人生宇宙觀·····	407
九、文化人與阿賴耶識·····	409
十、從“無我”“唯心”的宇宙觀到“平等”“自由” 的人生觀·····	413
〔附〕 太虛大師行略·····	419
熊十力·····	429
一、新唯識論(選錄) ·····	430
二、破破新唯識論·····	462
〔附〕 劉定權：破新唯識論 ·····	510
三、佛家名相通釋撰述大意·····	531
〔附〕 燕大明：熊十力大師傳 ·····	539
印 順·····	544
一、性空學探源(選錄) ·····	545
二、中觀今論自序·····	552

附 錄.....	559
李石岑.....	559
佛學與人生.....	559
王季同.....	566
<u>唯識研究序</u>	566
科學之根本問題.....	580
梁漱溟.....	584
究元決疑論.....	585

楊 文 會

〔簡介〕 楊文會，字仁山，生於公元一八三七年（清道光十七年），死於公元一九一一年（清宣統三年），石埭（今安徽石臺）人。他是清末著名的佛教居士，積極提倡佛學，對近代一批資產階級政治家、思想家，如譚嗣同、章太炎等都有較大的影響。他早年不喜舉子業，性任俠，好讀奇書，凡音韻、曆算、天文、輿地，以及黃老莊列，無不研讀。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他於病中反復誦讀大乘起信論，甚有體會，繼而得讀楞嚴經，更對佛學產生濃厚的興趣。由此，他遍覓佛典，一心學佛。

同治五年，他在南京與一批朋友研究佛學，深感佛教典籍佚失、經版毀滅嚴重，對於弘揚佛法很有影響，因此發願恢復刻經事業。他親自議訂了設立刻經處的章程，創立金陵刻經處，重刻方冊藏經，並自任校勘。同時，積極贊助刻經事業最有力者為揚州的鄭學川（後出家，名妙空）。他在揚州創立江北刻經處，與金陵刻經處分工合作。楊文會生前經營金陵刻經處將近五十年，刻經約三千卷，雖然沒有能完成一部系統完善的大藏經，但由於他對所刻經典大都作了精審的選擇和校勘，特別是其中包括了許多宋元以後在國內佚失的重要佛教著作，因此金陵刻經處（包括江北刻經處，以及之後陸續創立的北京刻經處、天津刻經處等）所刊刻的一大批佛典是近代一部重要的佛藏版本，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他去世後，將刻經處事務委托給弟子歐陽漸等主持。

楊文會對整理和流通佛經，對發展中國和東南亞各國間佛教

文化的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他一八七八年至一八八六年間曾兩次隨曾紀澤出使歐洲，考察英法各國政治、工業等。在倫敦期間，他結識了日本近代著名學僧南條文雄。他託南條文雄在日本陸續搜得大藏經未收錄的中國高僧著述二百八十餘種，擇要刻印了出來。同時，他也爲日本編輯續藏經提供了許多重要的注疏和密教典籍。他還贊同斯里蘭卡佛教組織發起的印度復興佛教的活動。此外，在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他與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合作，將大乘起信論譯成英文，流通於歐美。

楊文會積極主張發展佛教教育事業，經過多年的準備，終於在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實現了他的辦學計劃，在金陵刻經處內設立“祇垣精舍”，招收了十餘名僧俗學生，由他親自任教。由於缺乏經費，“祇垣精舍”只辦了兩年就停辦了。接着，他又舉辦了佛學研究會，定期親自講經，在當時都有相當的影響。

楊文會自己在佛學上“教宗賢首，行在彌陀”。在教理上，他對華嚴宗著述有深刻的研究，而在實踐上，則重在淨土法門。他十分推崇明末四大師（袞宏、真可、德清、智旭），於佛教的各宗以及內外學，採取調和的立場。對於門下弟子，則各就其所長而引導之，不強求以一宗一說。他的著作由金陵刻經處彙編成楊仁山居士遺著彙刻，於一九一九年即行。

一、十宗略說

長白如冠九年伯作八宗二行，自書條幅，刻於武林，予欲附入禪門日誦之末而未果。頃見日本凝然上人著八宗綱要，引證詳明，而非初學所能領會，因不揣固陋，重作十宗略說，求

其簡而易曉也。以前之九宗分攝羣機，以後之一宗普攝羣機。隨修何法，皆作淨土資糧，則九宗入一宗；生淨土後，門門皆得圓證，則一宗入九宗。融通無礙，涉入交參，學者慎勿入主出奴，互相頡頏也。

律宗一名南山宗，有另立頭陀行者，此宗所攝。

佛住世時，以佛爲師，佛滅度後，以戒爲師。戒有大小乘之別，大乘則宗梵網戒本等，小乘則宗十誦四分等。大則七衆同遵，小則專制出家，以出家爲住世僧伽，非嚴淨毗尼，無以起人天皈敬也。唐道宣律師盛弘此宗，著述甚富，時人稱爲南山宗。近代寶華山三昧律師，專以此軌範僧徒，師資相傳，代有聞人。夫戒定慧三學，次第相須，未有不持戒而能驟得定慧者，而學者往往置之，何也？蓋律學檢束身心，持之者違背凡情，隨順聖道，不持者違背聖道，隨順凡情，安見其脫生死關，斷輪迴路耶？楞嚴經中優波離尊者云：我以執身，身得自在，次第執心，心得通達。然後身心一切通利，斯爲第一。後之學者，其以是爲法焉可。

俱舍宗一名有宗

世親菩薩造俱舍論，在聲聞對法藏內，最爲精妙，專弘有宗，源出毗婆沙論。陳真諦三藏譯出，併作疏釋之，佚失不傳。唐玄奘法師重譯三十卷，門人普光作記，法寶作疏，大爲闡揚。當時傳習，有專門名家者，遂立爲一宗焉。後來通方大士，莫不詳覽，及至今日，則無人問津矣。竊以大小二乘，不可偏廢，如此妙典，豈可終祕琅函耶？有志之士，其亦措心焉可耳。

成實宗

成實論譯於姚秦羅什三藏，其中具明二空，立二種觀，謂空觀、無我觀。有二十七賢聖以攝階位，於小乘中尤爲優長。六朝名德，專習者衆，別爲一宗。至唐而漸衰，後世則無聞焉。夫古人崇尚之

典，必有可觀，好學英賢，試取而閱之，亦知一家門徑也。

三論宗一名性空宗

中論、百論、十二門論，是爲三論。破外道小乘，以無所得而爲究竟，正合般若真空之旨，故亦名爲性空宗。文殊師利實爲初祖，馬鳴、龍樹、清辨等菩薩繼之，鳩摩羅什至秦，盛弘此道，一時學者宗之。生、肇、融、叡，並肩相承。生公門下曇濟大師，輾轉傳持，以至唐之吉藏，專以此宗提振學徒，三論之旨，於斯爲盛。天台亦提中論，其教廣行於世，而習三論者鮮矣。吉藏有疏若干卷，今從日本傳來，或者此宗其再興乎！

天台宗一名法華宗

陳隋間，智者大師居天台山，後人因以山名宗，稱爲山家。蓋自北齊慧文禪師悟龍樹之旨，以授南嶽慧思，思傳之智者，而其道大顯。以五時八教，判釋東流，一代聖教，罄無不盡。正宗法華，旁及餘經，建立三止三觀六即十乘等法，爲後學津梁。其著述有三大五小等部，輾轉演暢，不可具述。智者大師親證法華三昧，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其說法之妙，從旋陀羅尼流出，無有窮盡。人問其位居何等，乃曰圓五品耳。臨捨壽時，念佛生西，可見佛果超勝，非思議所及。纔登五品，已不能測其高深，而猶以西方爲歸，世之我慢貢高，不學無術者，其亦稍知愧乎！

賢首宗一名華嚴宗

華嚴爲經中之王，祕於龍宮，龍樹菩薩乘神通力誦出略本，流傳人間。有唐杜順和尚者，文殊師利化身也，依經立觀，是爲初祖。繼其道者，雲華智儼、賢首法藏，以至清涼澄觀，而綱目備舉。於是四法界、十玄門、六相、五教、經緯於疏鈔之海，而華嚴奧義，如日麗中天，有目共覩矣。後之學者，欲入此不思議法界，於諸祖撰述，宜盡心焉。

慈恩宗 一名法相宗。奘師雖生兜率，不別立宗，其徒著述仍以極樂爲勝也。

天竺有性相二宗，性宗即是前之三論，相宗則從楞伽、深密、密嚴等經流出，有瑜伽、顯揚諸論，而其文約義豐，莫妙於成唯識論也。以彌勒爲初祖，無著、天親、護法等菩薩，相繼弘揚。唐之玄奘，至中印度就學於戒賢論師，精通其法，歸國譯傳，是爲慈恩宗。窺基、慧沼、智周，次第相承，論疏流傳日本，今始取回。宋以後提倡者漸希，至明季而大振，著述甚富，皆有可觀。此宗以五位百法，攝一切教門，立三支比量，摧邪顯正，遠離依他及徧計執，證入圓成實性，誠末法救弊之良藥也。參禪習教之士，苟研究此道而有得焉，自不至顛預佛性，僞侗真如，爲法門之大幸矣。

禪宗 一名心宗

達摩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歷代相傳，人皆稱爲禪宗。其實非五度之禪，乃第六般若波羅密也，觀六祖盛談般若，則可見矣。自釋迦如來付囑迦葉爲第一祖，二十八傳而至菩提達摩，爲東土初祖，又六傳而至慧能，適符衣止不傳、法周沙界之記。厥後，五家鼎盛，各立綱宗。臨濟則提三玄三要，曹洞則傳五位君臣，以至馮仰之之九十六圓相，雲門之三句，法眼之六相，門徑雖殊，其剿絕情識，徹證心源，無有異也。嘗考古今參學之徒，開悟有難易，證契有淺深，其言下便徹，立紹祖位者，法身大士，隨機應現也。如臨濟遭三頓痛棒，及見大愚而後悟者，大心凡夫之榜樣也。自宋元至今，莫不窮參力究，經年累月，不顧身命，始得契入者，根器微小故也。或疑禪宗一超直入，與佛祖同一鼻孔出氣，無生死可斷，無涅槃可證，何有淺深之別？不知此宗不立階級，的是頓門，以夙因言之，不無差降，淺深屬人，非屬法也。慨自江河日下，後後遜於前前，即有真參實悟者，已不能如古德之精純，何況杜撰禪和，於光影

門頭，稍得佳境，即以宗師自命，認賊爲子，自誤誤人，豈惟淺深不同，亦乃真僞雜出！蓋他宗依經建立，規矩準繩，不容假借，惟禪宗絕跡空行，縱橫排盪，莫可捉摸。故黠慧者竊其言句而轉換之，癡魯者仿其規模而強效之，安得大權菩薩，乘願再來，一振頹風也哉！

密宗一名真言宗

如來滅後七百年時，龍猛菩薩開南天竺鐵塔，遇金剛薩埵，受職灌頂，祕密法門，方傳於世。金剛薩埵親承大日如來，即毗盧遮那佛也。龍猛授之龍智。唐初善無畏三藏東來，是爲此方初祖。又有金剛智、不空，及一行、惠果，皆係金剛阿闍黎，大闡密教。此宗以毗盧遮那成佛經、金剛頂經等爲依，立十住心，統攝諸教，建立曼荼羅，三密相應，即凡成聖。其不思議力用，惟佛能知，非因位所能測度。至於祈雨治病等法，其小焉者耳。然此法門，非從金剛阿闍黎傳受，不得入壇行道，此方久已失傳。惠果之道，行於日本，至今不絕。西藏喇嘛，亦崇密乘，今時學者但持誦準提大悲等呪，至心誠懇，亦得密益。欲知其中奧妙，須閱大日經疏釋，及顯密圓通、大藏祕要等便悉。

淨土宗一名蓮宗。有立般舟行者，此宗所攝。

以果地覺，爲因地心，此念佛往生一門，爲圓頓教中之捷徑也。四生六道，蒙佛接引，與上位菩薩同登不退，非佛口親宣，誰能信之！既信他力，復盡自力，萬修萬人去矣。華嚴經末，普賢以十大願王導歸極樂，故淨土宗應以普賢爲初祖也。厥後馬鳴大士造起信論，亦以極樂爲歸。龍樹菩薩作十住智度等論，指歸淨土者，不一而足。東土則以遠公爲初祖，其曇鸞、道綽、善導三師，次第相承。宋之永明，明之蓮池，其尤著者也。以念佛明心地，與他宗無異，以念佛生淨土，惟此宗獨別。古德云：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者，一往之辭，奪境不奪人也。應作四句料揀：如云去則決定去，生

則實不生者，奪人不奪境也；去則實不去，生亦實不生者，人境俱奪也；去則決定去，生則決定生者，人境俱不奪也。依淨土三經，及天親論，應以人境俱不奪爲宗，方合往生二字之義。後人喜提唯心淨土，自性彌陀之說，撥置西方彌陀，以謂心外取法，欲玄妙而反淺陋矣。豈知心外無境，境外無心，應現無方，自他不二。現娑婆而顛倒輪迴，汨沒於四生六道之中；現極樂而清涼自在，解脫於三賢十聖之表。彼修唯心淨土者，直須證法性身，方能住法性土，非入正定聚，登初住位，不可。其或未然，仍不免隔陰之迷，隨業輪轉耳。此宗以觀想持名兼修爲上，否則專主持名，但須信願切至，亦得往生也。

出世三學，以持戒爲本，故首標律宗；佛轉法輪，先度聲聞，故次之以小乘二宗；東土學者，羅什之徒，首稱興盛，故次以三論宗；建立教觀，天台方備，賢首闡華嚴，慈恩弘法相，傳習至今，稱爲教下三家；拈花一脈，教外別傳，灌頂一宗，金剛密授，故列於三家之後。以上各宗，專修一門，皆能證道。但根有利鈍，學有淺深，其未出生死者，亟須念佛生西，以防退墮，卽已登不退者，正好面覲彌陀，親承法印，故以淨土終焉。

（選自金陵刻經處 楊仁山居士遺著 第四冊）

二、佛法大旨

佛法大旨，在引導世人出生死輪迴。蓋世人生不知來，死不知去。靜言思之，何以忽而有我？未生以前，我在何處？既死以後，我往何所？茫茫昧昧，誠可哀也。有智慧者，在自性內體究，破妄顯真，忽如夢覺，六通具足，得知過去世曾經無量生死，或生天上，

或生人間，或爲畜生，或墮地獄餓鬼，苦樂千差；未來世中，亦復如是。輪轉無窮，徧觀一切衆生頭出頭沒，無有了期，遂發大願，修菩薩道，自度度他，福慧圓滿，得成佛果。所說經法，真實不虛，無論何人，依教修行，皆得成佛。但入門有難易之分，證道有淺深之別，及其成功，一也。如來設教，義有多門，譬如醫師，應病與藥。但旨趣玄奧，非深入研究，不能暢達。何則？出世妙道，與世俗知見大相懸殊，西洋哲學家數千年來精思妙想，不能入其堂奧。蓋因所用之思想是生滅妄心，與不生不滅常住真心全不相應。是以三身四智，五眼六通，非哲學家所能企及也。

近時講求心理學者，每以佛法與哲學相提並論，故章末特爲拈出，以示區別。

三、學佛淺說

先聖設教，有世間法，有出世法。黃帝堯舜周孔之道，世間法也，而亦隱含出世之法；諸佛菩薩之道，出世法也，而亦該括世間之法。世間法局於現生，不脫輪迴；出世法透徹根源，永脫輪迴。兼之世界成壞，羣生變化，凡情所不能測者，佛門修士，朗然大覺，普照無遺，豈不大快乎哉！然則，學佛者當若之何？曰：隨人根器，各有不同耳。利根上智之士，直下斷知解，徹見本源性地，體用全彰，不涉修證，生死涅槃，平等一如。此種根器，唐宋時有之，近世罕見矣。其次者，從解路入，先讀大乘起信論，研究明了，再閱楞嚴、圓覺、楞伽、維摩等經，漸及金剛、法華、華嚴、涅槃諸部，以至瑜伽、智度等論，然後依解起行，行起解絕，證入一真法界，仍須回向淨土，面觀彌陀，方能永斷生死，成無上道。此乃由約而博，由博而約之

法也。又其次者，用普度法門，專信阿彌陀佛接引神力，發願往生，隨己堪能，或讀淨土經論，或閱淺近書籍，否則單持彌陀名號，一心專念，亦得往生淨土。雖見佛證道有遲速不同，其超脫生死，永免輪迴，一也。或曰：同一證道，何不概用普度法門，令人省力？答曰：凡夫習氣最重，若令其專念佛名，日久疲懈，心逐境轉，往往走入歧途而不自覺，故必以深妙經論，消去妄情，策勵志氣，勇銳直前，方免中途退墮也。又問：上文所說出世法門，如何能括世間法耶？答曰：佛法要在見性，真性如水，世事如漚，有何漚不由水起，有何事不由法起耶？子但精勤一心，究明佛法，方信予言之不謬矣。

四、金剛經四句偈說

金剛經內，每云四句偈等，後人不達，種種解釋，殊失經旨。予讀法華至一四句偈，恍然曰：此即極少之說也。金剛之四句偈等，亦獨是也。後閱智者大師疏云：般若第一部，六十萬偈，乃至第八部三百偈，即此金剛般若。又閱華嚴經序有云：龍樹菩薩誦得下部，歸於竺乾，凡十萬偈四十八品；傳來此土者，四萬五千偈三十九部。乃知西土論經，通以四句爲一偈，二句爲半偈，積若干偈爲一品，若干品爲一經，四句偈等之旨，復何疑哉！

五、藏經字體不可泥古說

東震旦自有佛經，歷代書寫刊印流通，字體皆隨時宜。明萬曆

間，始刊書本藏經，間用古字。初學患其難曉，後半遂不復用。近代吳下江鐵君寫刻大乘教典，改從說文字體，好古者賞之。然說文所有之字則改矣，其無者仍聽之，亦何貴乎其改也？嘗試論之，佛經字體，不與說文合者最多。何則？翻梵成華，但取義順，不以文字論古今也。且翻字不翻音者，若此方之字，與彼音未能全符，則加口旁以別之，便知非本字全音矣。如謂說文無有，盡行除去，則密呪正音，無從可得，斷不可也。又顯說中，閒靜從閒，中間從間，因世俗相承已久，一見而知分別也。楞嚴、楞伽之楞字，說文作棱，他書從之，惟佛經內專用楞字，疑係譯經時所定，當從之，不必更改也。菩薩之薩字，說文無之，今有人改作薛，謂是薛字之假借也，又有寫作殺，更可駭也。考字典從薩，與古經不符，經中從升從卩從立從生，當是譯經時所撰，良有以也。經中姪字多從女旁，專指男女事也，今人欲依說文改從彳旁，書中淫字訓義甚多，放也，溢也，甚也，邪也，經中專指男女事，故從女爲妥。由此類推，應改與否，從可知矣。

六、鴉片說

世人修善，名曰白業，世人造惡，名曰黑業。鴉片者，黑業之所感也。何以言之？不觀夫雲棲施食儀乎？作滅罪法時，觀餓鬼身中所有罪業，猶如墨汁，以神呪之力，令其墨汁從足心流出，下入金剛際。今時黑業強盛，汲引此汁從地涌出，化作鷲粟花，鮮妍可愛，及其漿滿，剖而出之，初見灰白，俄而變色，煮之熬之，則純黑矣，豈非餓鬼足下流出之墨汁乎？所最奇者，吸煙之筒名之曰鎗，不知命名者何所取義也。靜言思之，乃恍然曰：鎗者，殺人之具也，舉鎗